

Ru Lin Wai Shi

儒林外史

(青少年版)



黄山书社



儒林外史

原著 (清) 吴敬梓 改编 姜克 绘图 李洁

(青少年版)
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儒林外史(少年版)/(清)吴敬梓著;姜克改编.——合肥:黄山书社,2003.9

ISBN 7-80630-938-1

I. 儒... II. ①吴...②姜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1541 号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x

新华书店经销 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38.125 彩插:64 幅 字数:825 千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00001-5000 套
定价:60.00 元(单册:15.00 元)

前 言

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生于1701年，卒于1754年，历经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个朝代。吴敬梓生于安徽全椒，他的祖父、父亲、嗣父都是读书人，但因科举不利，都只考了个秀才。实际上，到了吴敬梓出生的时候，吴家的整个家族已经走向败落，虽然吴敬梓在家里地位比较高，但因为他不善于理财，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家产，也落到其他族人的手里；再加上妻子病故，自己又科举屡试不中，33岁那年，他在十分失意的情况下，举家迁往南京居住。定居南京期间，由于生活的极度贫困，他不得不四处投靠亲友，到处出游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他广交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，亲身体验了下层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的生活，和淮、扬一带的民风。这些经历，为他日后创作的《儒林外史》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和生活底子。

《儒林外史》是吴敬梓来南京定居以后开始创作的。他前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巨著，无论是文学的艺术感染力，还是独特的创作表现手法，都使得他的这部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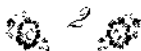
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。作品的讽刺艺术一点也不逊色于世界讽刺大师莫里哀、果戈里，连鲁迅先生也为之赞叹。作者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力，在这部作品中深刻地抨击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虚伪，对那些





追求功名利禄、逢迎拍马、妒贤忌能、爱财如命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无情的讽刺。与此同时，作者还在作品中赞扬了那些不为名利所动、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。比如从周进、范进这些人的身上，可以看到整整一个朝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：他们深受八股毒害，饱尝个中滋味。他们两人为了进士，一辈子忍辱负重，饱尝世态炎凉；但是他们一旦中了进士，被封官晋爵后，又积极推行八股制度。本书在改写中还以一定的篇幅着重反映因为生活贫困，不得不卖儿卖女的穷秀才倪老爹；一辈子做人幕僚、最后客死他乡的著名诗人牛布衣，以及像马二这样有着复杂心态的知识分子。马二虽然科举失意，表面上没有把科举当作一回事，骨子里却对科举念念不忘，认为：“人生世上……只有中了举人、进士，才能光宗耀祖。”《儒林外史》还塑造了像杜少卿、南京四奇士这一类具有反叛精神的知识分子；尤其是杜少卿，虽然科考失利，但绝不后悔，一心追求自由的生活，认为八股是一种束缚，做官更是一种极累的差事。一般认为，杜少卿是吴敬梓以自己为原型而创作的人物。

本书是《儒林外史》的改写本，主要为青少年读者而编著。在改写中，本书除注重原著的内容完整外，还特别注重保持原著的那种流畅明净的白话口语，以及高超的白描艺术手法，使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，可以感受到原著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鲜明的艺术表现技巧，进而为阅读原著打下良好的基础。同时，在改写这部巨著的过程中，也依据了原著的思想和主要的故事情节、人物，在保留了原著创作风格的基础上，对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进行了精炼和加工，使广大的青少年读者看了这本书，能够对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和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



目 录

前 言	(1)
一 王冕画荷花	(1)
二 周进哭考场	(12)
三 范进中举	(22)
四 严监生临终灭灯茎	(33)
五 赵夫人状告严贡生	(44)
六 王知府逃难当和尚	(55)
七 蘧公孙做上门女婿	(69)
八 娄公子招贤纳士	(81)
九 马二先生的奇遇	(93)
十 匡超人的发迹史	(107)
十一 假牛布衣	(138)
十二 鲍家父子的命运	(170)
十三 天长豪杰杜少卿	(193)
十四 庄绍光辞官	(222)
十五 虞博士主祭泰伯祠	(232)
十六 郭孝子寻父记	(242)
十七 萧云仙的坎坷经历	(252)
十八 沈琼枝誓不为妾	(267)
十九 南京四奇士	(276)

一 王冕画荷花

元朝末年，出了一个名人，叫王冕，是中国著名的诗人、画家。

王冕是浙江诸暨人，家住在农村，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，母亲只靠做针线活挣几个小钱，供他在学堂里念书。

王冕十岁时，母亲把他叫到跟前，一脸愁云地说：“儿子呀，不是我有心耽误你。你父亲死得早，这年头又不好，东西又贵，光指望我替人缝补衣裳，那一点收入又要吃饭，又要交学费，实在难以维持下去。我把你送到隔壁秦老家去放牛，一个月还能挣几钱银子，又有现成的饭吃。你要是同意，明天就去。”

王冕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很理解母亲，说：“娘说得对。反正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，不如去放牛快活。我要是想读书，就一边放牛一边看书。”

第二天，母子俩起了个大早到了隔壁秦老家。秦老牵了一条水牛出来交给王冕，指着门外说：“那边两箭之远的地方，是七泖(mǎo)湖。湖边有一片绿草，这一带人家的牛都在那里放养。那儿还有几十棵杨柳树，阴凉得很，牛要是渴了，就在湖边上饮水。你要是想玩，就在附近玩，不要走远了。我每天供你两餐小菜饭，早上还给你两个钱买早点吃。其它没什么事了，就是要勤快些！”

王冕送母亲出门时，母亲拉着他的小手，眼里含着泪说：





“你要小心放牛，不要让别人说闲话。早出晚归，免得我担心。”王冕连连点头。

从此，王冕早上离开家到湖边放牛，晚上回家睡觉；遇到秦家给的腌鱼、腊肉什么的，他舍不得吃，用荷叶包起来，晚上带回家给母亲吃。秦老每天给的早点钱，他存起来，积了一两个月，瞅了个空，在学堂附近的书贩手中买了几本旧书，放牛的时候，等牛吃草吃饱了，把牛拴好，坐在杨柳树下看起来。

一晃三四年的光阴过去了，王冕从书中知道了许多事，懂得了很多道理。一天，王冕放牛放得有些倦了，正在草地上坐着，突然间，浓云密布，下起了大雨。大雨过后，王冕朝天望上去，一道金黄色的光线，从尚未散尽的黑云间喷射出来。渐渐地，那金光将乌云全部驱散，照耀得满湖通红；耸立在湖边的群山，呈现出青、紫、绿色；垂在湖面上的杨柳枝，像水洗过的一样碧绿。最让王冕激动的是，湖里的十来枝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，折射出太阳的光辉。

王冕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地陶醉了，真正体验到了古人说的“人在画图中”这句话的含意。此刻要是有一个画匠，把眼前的荷花画下来该有多好呀！王冕突然想到：“天下哪有学不会的事？我为什么不自己画呢？”

这时，远远过来一个壮汉，挑了一担食盒，食盒上挂着一块毡子，手里还提着一瓶酒。壮汉来到杨柳树下，铺开毡子，打开食盒；不一会儿，又过来三个人，头戴方巾，都是四五十岁光景。其中一个胖子请一个大胡子坐在上面，另一个瘦子坐在他的对面，三个喝起酒来。

胖子斟着酒，说：“危老先生回来了。买了新房子，气派得





很，值二千两银子。上个月初十搬家时，知府、知县都亲自上门祝贺。危老先生留他们喝酒喝到三更天。”

瘦子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时知县是危老先生的门生，他来敬贺是应该的！”

胖子以卖弄的口气说：“我的亲家也是危老先生的门生，现在河南做知县。前两天小婿来家，带了两斤干鹿肉送给我，我们吃的这盘就是。这一回我要托小婿请亲家写一封信，把我介绍给危老先生。如果危老先生肯来乡下回拜，那些平时看不起我们的人，再也不敢把驴和猪放到你我的田里吃庄稼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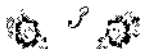
瘦子说：“危老先生也算是一个学者了。”

坐在主位上的大胡子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听说危老先生前天离京时，皇上亲自送到城外，俩人携着手走了几十步。危老先生再三说要告辞，皇上才上轿回宫。看这个样子，危老先生是不是要做官了？”

王冕看天色已晚，牵牛回去了。自打定要画画的主意后，他把秦老给他的早点钱攒下来，到城里买了些颜料，一面放牛一面画荷花。刚开始时画得不好，但王冕不灰心，每天坚持练。三个月后，他画得荷花无论是神态还是色彩，都和湖里的荷花没有两样，仿佛就是把湖里的荷花捞出来贴在纸上一样。村子里有的人看了他的画，非常喜欢，就花钱买回家。渐渐地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整个诸暨县都知道他是画花卉的好手，许多人慕名前来求画。

王冕用卖画的钱，买了许多母亲喜欢的东西；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，王冕不在秦家干了，每天画几幅画，读古人的诗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把母亲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

王冕天生聪明，不到二十岁，上通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但性情





与别人不同，他既不求官位，又不喜好与人交友，终日闭门读书。他在《楚辞图》上看到屈原衣冠的画像，饶有兴趣地自制了一顶高帽子和一件肥阔的衣服。遇到花明柳媚的时节，他驾了一辆牛车，让母亲坐在上面，自己戴着自制的高帽，穿上阔衣，手执鞭子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纵情奔驰，惹得乡下的小孩子们三五成群跟在车后面跑笑，他毫不在意。隔壁家的秦老，是看着他长大的，觉得他与一般俗人不同，打心眼里喜欢他，常邀到他在草堂里坐着闲聊。

一天，两人正坐着说话，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，头戴瓦楞帽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赶紧起身相迎，叫儿子杀鸡、烧肉、打酒，款待来客。原来这人姓翟，是官府里的一个买办，秦老的儿子叫他干爷；他和秦老互称亲家。喝酒的时候，秦老叫王冕陪着，并向翟买办介绍王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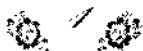
翟买办高兴地说：“这位王相公就是那位画荷花的？”

秦老问：“是呀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翟买办说：“县里哪个不晓得有个画荷花的王相公！前两天时知县要送上司二十四幅花卉，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。今天真是巧了，我正要向亲家打听王相公的住处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，真是有缘！请王相公务必费心画了，我半个月之后来取，时知县还会送几两润笔费的。”

秦老也在旁边帮亲家说话，王冕想起秦老平时待自己不薄，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，只好答应下来。回到家中，王冕认真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题上了诗，交给了翟买办。

翟买办来取画的那天，带来了时知县给的润笔费，一共是十二两银子。王冕哪里知道时知县给的是二十四两银子，叫翟买办克扣了十二两。时知县拿了这些画子，又配了一些其它的





礼品，送给了危老先生危素。

时知县送的礼物中，只有王冕的二十四幅画令危素爱不释手，越看越喜欢。第二天，他摆了一桌酒席答谢时知县。

席间，危素说：“你送给我的这些画，是古人画的，还是现代人画的？”

时知县不敢隐瞒，说：“是本县的一个乡下农民画的，叫王冕，年纪也不大，画画没几年，老师看不上吧？”

危素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出门时间久了，不知道故乡竟有这样的贤士，实在惭愧！依我看来，此兄不但画子画得好，胸中还有大识，将来的名位在你我之上。我想见一见他，你能不能办到？”

时知县当时就把胸脯拍得咚咚响，对危素说：“这事包在我身上了。我马上就差人去把他叫来。他要是知道老师如此爱他的才识，还不跑得像兔子一样快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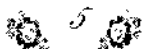
酒宴还没散，时知县就辞了危素，回到衙门，写了一份帖子，叫翟买办到乡下跑一趟，带王冕到城里来见危素。

翟买办拿了帖子，飞奔到乡下，到了秦老家把王冕叫来说了这事，那神情是极其庄重的。

王冕听了，轻轻一笑，说：“请买办回去禀报知县老爷，说王冕是一介农夫，不敢求见，这尊帖也不敢收。”

翟买办当时就傻了眼，身上都急出了汗，脸上还装做厉色，吓唬说：“老爷用帖请人，谁敢不去！要不是我的推荐，老爷还不知道你会画呢。我大老远来请你，你还推三阻四的，难道一县之主，叫不动一个百姓吗？”

王冕说：“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如果我出了事，老爷用传票传我，我不敢不去；可是老爷是用帖子来请我的呀。我不去，我想





老爷会原谅我的。”

翟买办说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传票倒是要去，帖子反而不去。你真是太不识抬举了！”

秦老看王冕这样固执，也急了，说：“王相公，知县老爷都拿帖子来了，你就同亲家去吧！自古说‘灭门的知县’，你何必惹他生气呢。”

王冕还是不愿去。

翟买办这时也不敢嘴硬了，说：“你这不是出难题给我做吗，叫我怎么去和老爷说呢？”

秦老说：“这真是个难题！王相公这边不肯去，亲家那里又无法回话。我倒有一个办法，亲家回去不要对知县说王相公不肯去，就说是生病了，不能马上去，等一两天时间病好了就到。”

翟买办说：“哪有这么简单的，害病，要有四邻的证明！”

三人说来说去没个结果。秦老煮了晚饭给亲家吃了，又暗暗叫王冕拿了三钱二分银子，送给翟买办，这才将他打发走了。

翟买办披星戴月回到城里，对时知县撒了个谎，说王冕抱病不能立刻来。时知县是个精明人，心中想：“姓翟的奴才拿生病的鬼话来骗我，一定是他狐假虎威把人家吓得不敢来。王相公虽然会画画，可他毕竟是个乡下人，没见过官府的人。我已经在老师面前许过愿了，要是见不到人，老师不是说我办事不行吗！不如我明天亲自去乡下一趟，给那个姓王的面子，他自然会跟我来见老师。”可是一想：“一个堂堂县令，居然去请一个乡下人，不是让衙役们笑话吗！”转而又想到：“危老师都敬他十分，我还不该敬他一百分吗？况且一个县令亲自去请一个





乡下人，将来志书上都会记上一笔的，何乐而不为呢！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时知县怕吓着王冕，只带了八个红黑帽的衙役，翟买办扶着轿子，往乡下来。乡下人听见锣响，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挤在路边看。

翟买办先赶到了王冕的家门前，看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。翟买办上前敲门，里面有一个老太婆拄着拐杖出来说：“我儿子不在家，早上牵牛出去饮水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”

翟买办恶狠狠地说：“老爷亲自来传你儿子说话，你怎么慢条斯理的？快快说在哪里，我好去传！”

老太婆说：“他在哪里我怎么知道。”说罢，关门进去了。

翟买办愣在门前不知所措，看见时知县的轿子到了，连忙跪在轿前说：“刚才我敲王冕家的门，他不在家。请老爷到公馆里休息，我再去找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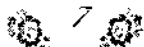
翟买办扶着轿子往公馆走去。远处有一座水塘，塘边是一望无际的庄稼；旁边还有一座山，满山是青葱的树木。时知县正走着，过来一个牧童，倒骑在水牯牛的背上。翟买办上前问：“秦小二，看见你家隔壁的王老大牵牛在哪里饮水？”

小二答：“他到二十里外的王家集亲家喝酒去了，这牛就是他叫我替他赶回来的。”

时知县听了翟买办回禀，动了火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回衙门去吧。”他本来想叫差人将王冕押来责惩一番，又担心老师说他，只好忍了，回去慢慢向危素解释，再处置也不迟。

其实王冕并没有走远，等知县走了，他回到家里，秦老埋怨说：“你也太固执了。他是一县之主，你哪能这样怠慢他？”

王冕说：“老爹，我告诉你，时知县仗了危素的势力，欺压





百姓，无所不为。像这样的小人，我为什么要给他面子？他今天回去肯定要对危素说我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危素要是恼怒了，会和我过不去的。我不如趁早离家到其它地方去，我惟一不放心就是母亲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放心去。你这些年作画作诗，在我手里已经积蓄了三五十两银子，不愁吃喝，身体也没病。你又不是犯罪，官府能拿你的母亲怎样？”

秦老说：“这话说得对。你是有才华的人，应该出去闯天下，说不定能有更大的作为！你母亲有什么事，我会照料的，你不必担心。”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王冕朝秦老拜了两拜，和母亲洒泪告别，穿上麻鞋，背上行李，秦老手提灯笼，一直把他送到大路上。

王冕一路风餐露宿，来到山东济南府，身上的盘费所剩无几，他只好租了个小庵的门面房，占卜测字，画了几张花卉贴在门口。慢慢地，问卜买画的顾客多了，有时还供不应求。

不觉间，半年光阴过去了。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，也喜欢王冕画的荷花，自己不来，尽让那些不三不四的门徒上门来，动不动就大呼小叫的，闹得王冕心烦意乱，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门上，又题几句诗在上面，实际是在嘲笑那些俗人。王冕知道自己给这些人留下了口实，寻思着要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。

一天清早，王冕看到许多人在街上哭哭啼啼的，有的挑着锅，有的挑着箩筐，箩筐里还有孩子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裳破烂，完全是一副逃难的样子。原来黄河决堤了，沿岸的州、县全都被大水淹了。王冕是个忧国忧民的人，看到难民流离失所，





不禁长叹一声：“河水泛滥，天下要大乱了，我还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于是收拾了行李，决定回家去。

走到浙江地界，王冕打听到危素已经进京去了，时知县也升任到别的地方做官了，于是放心回到了家里。他看见母亲健康如前，听说秦老时常给予关照，慌忙打开行李，取出一匹茧绸、一包柿饼，送到隔壁秦老家。从此，王冕又和以前一样，作诗作画，奉养母亲。

六年以后，母亲病倒在床上，王冕求遍了医，用尽了药，也治不好她的病。母亲临终前，将王冕叫到床头说：“儿子，这些年有许多人在我面前夸你有学问，说你应该出去做官。娘想对你说，做官不是光宗耀祖的事；况且你又那样清高，要做官说不定会弄出什么祸来。你听我的遗言，娶妻生子，守着娘的坟墓，不要出去做什么官。我死了，眼睛也能闭上了！”说罢，归天去了。王冕号啕大哭，左右四邻无不跟着落泪。秦老置备了寿衣和棺槨，王冕为母亲戴孝三年。

王冕脱去丧服不过一年多，天下就大乱了，杀出许多草莽英雄，其中只有朱元璋兵强马壮，在金陵立为吴王。吴王的雄兵打败了浙江的方国珍，乡镇村落，一片安定。

一天中午，王冕从外扫墓回来，看见一彪人马飞奔进了村子，为首的一人，头戴武巾，身穿战袍，白净脸，三绺胡须，一副王者的风度。人马到了王冕的家门前，那人下了马，向王冕行了礼，问：“动问一声，王冕先生的家在哪里住？”

王冕回了礼，答：“我就是王冕！这里就是我的寒舍。”

那人面带悦色，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我是特地来拜访你的！”随即吩咐众人下马，将马拴在湖边的杨柳树上，自己和王冕携手进了屋，两人分宾主施礼坐下。





王冕问：“不知道官人的尊名大姓，为什么到穷乡僻壤来？”

那人答：“我姓朱，现在金陵，称号吴王，因为平定方国珍，正好路过此地，特来拜访先生。”

王冕说：“乡民肉眼不识吴王。我不过一介愚夫，哪敢烦劳吴王亲临寒舍。”

朱元璋说：“我也是个粗人。我在江南早闻先生的大名，这次来是想问先生，用什么办法才能安定浙人？”

王冕道：“大要是以仁义治理，别说一个浙江了，天下人都会服的；要是用武力，浙人虽说弱，但不会忍辱负重的。”

两人一直说到天黑，到了吃饭的时辰，那些人都自己带了干粮，王冕在厨房烙了一斤面饼，炒了一盘韭菜，端出来给朱元璋吃。吃完饭，朱元璋谢了王冕，上马去了。晚上秦老回来，问来了什么人，王冕搪塞说，是过去山东认识的一位将军，顺道来看望一下。没有多久，朱元璋削平祸乱，建立明朝，年号洪武，定都南京，天下统一。

洪武四年，秦老从城中回来，带了一份朝廷的公文给王冕看。王冕打开，看到上面说了两件事：一件是危素妄自尊大，在朱元璋面前自称老臣。朱元璋一气之下，将他发配去守一位元朝进士的陵墓去了；另一件事说，以后科举考试要考四书五经、八股文。王冕对秦老说：“这个法定得不好。将来读书人都奔这一条道路去了，把道德、品行都看得轻了！”

两人说着，天色已经晚了，正值初夏，天气有些燥热。秦老在麦场摆了一张小桌子，拿来酒菜，两人小饮。东方月上，照得大地如同万顷玻璃一样。忽然，一阵怪风刮起，水面上的禽鸟受惊纷纷飞起。不一会儿，风息了，天上一百多个小星星都坠



到东南角去了。从此以后，时常有人传说，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，要王冕出来做官。王冕开始并不在意，后来听到的多了，也不告诉秦老，悄悄收拾行李，连夜逃往会稽山中。

半年以后，果然来了一位朝廷官员，手捧诏书，带了许多人，驮了官府赏赐的贵重衣料，来到秦老家的门口。那个捧诏书的官员到秦老的草堂里坐下，对八十多岁的秦老说：“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住吗？当今皇上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，我是特地来送诏的。”

秦老淡淡地说：“他就在隔壁住！可是他人早就不在了，不知到哪去了！”一面说一面领着官员出了草堂门，到了王冕的家门前。

官员推开门，看见墙壁上结满了蜘蛛网，床上、桌上都是厚厚的灰尘，长叹了口气，捧着诏书回旨去了。

王冕在会稽山隐姓埋名，后来生病去世了；秦老也在当年寿终正寝。后人说起王冕，都称他是王参军。

